

雁郊原乡

钵子饭

■陆亚利

老衡阳人都知道,东乡、南乡饮食习惯有个差异,东乡吃甑蒸饭,南乡吃熏锅饭。一直纳闷,居家人为何极少吃钵子饭,或许是蒸饭太耗柴火的缘故。

第一次听说吃钵子饭,是在母亲闲聊“刮五风”往事的时候。那时候还小,追问“五风”到底是什么风,母亲也不知所然。后来知道,建国后经历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,农村初步完成公有制改造。进入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,高举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,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冒进,跑步进入共产主义。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,全国上下刮起“官僚主义、强迫命令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”五股政治狂风。

农村搞一大二公,拆除农户的灶台,收缴锅子砸烂去炼钢,队队办起公共食堂,实行供给制,吃上大锅饭。统一用钵子蒸饭,便于社员按配给标准领食。起初饭足菜香,可以放开肚皮吃,感受到大集体的优越性。后来,男女老少齐上阵,大炼钢铁大修水利,谷子烂在田里无人收。干部浮夸,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,稻谷亩产出十万斤以上的卫星,国家征购任务层层加码。大锅饭造成生产效率低下,加之旱涝自然灾害,社员口粮日渐短缺。大人日供七两米改为三两,钵子饭变成烂粑饭,没有菜蔬没有油水,餐餐酸辣椒水拌饭。米不够,加杂粮,煮稀饭,喝斋汤。最后无米下锅,瓜菜代,吃糠粑,挖野菜,勒树叶。社员饿得面如菜色,营养不良,好些人得了水肿病,女人生不出孩子。熬上近三年,钵子饭终于撑持不下,中央下令,公共食堂于1961年上半年解散。在父辈的记忆里,吃人民公社食堂饭,似乎就是过苦日子的代名词。

我们躲过食堂饭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来看世界。虽说吃不好,基本能吃饱,但跟机关单位、厂矿企业的人比,农家饭依然清淡。懂事的时候,知道吃钵子饭意味着吃公家饭,几乎与吃国家粮划等号。有人招工、当兵、转干,乡民又羡慕又嫉妒:“咯八字命好啰,丢脱鼎

锅饭,恰钵子饭享清福去哒!”哪怕是到集体企业谋个临时工,恰上钵子饭,也是无上荣耀。回来休假,伙计会笑着说:“咯当工人恰钵子饭咯回来哒!屋里鼎锅饭硬是不养人,出去才好久啊,恰起红头花色,和相公老爷样咧!”

那时物资计划供应,单位都有食堂,即便是集体伙食,油水也比普通农家足。路过学校附近的铁路养路工区,看见工人们端着瓦钵子,咬着腻腻的油豆腐,忍不住涎如泉涌。有时梦见自己手托钵子饭,放肆地夹着另一只瓦钵子里的红烧肉,一觉醒来,嘴里好似留着肉香。工区食堂偶尔丢过一两钵饭,钵子被扔到山坡的刺蓬里。煮饭的阿姨怀疑是路过的学生偷吃了,几次到校长那里告状,但都无果而终。大队在近郊,并不很穷,那时饿着肚子读书的还不多。我猜测,那大胆偷饭的伙计,填饱肚子的目的是其次,可能是想体验一把钵子饭的滋味。

清楚记得,第一次吃上瓦钵子饭,是在大队部食堂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国家已经提倡计划生育,妹妹都快要发蒙上学了,母亲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结扎。公社计生队进驻,手术室设在教室隔壁的大队卫生室。在大队礼堂里垫稻草、铺席子,打上两排地铺当作手术病床。阶基打个临时炉灶,灶上的高压消毒锅,滋滋喷出浓烈的卫生水蒸汽。操场苦楝树上扯起绳索,晒着一溜白色隐含血印的手术中、手术衣。大队部食堂添加了一些新瓦钵,统一开集体餐,招待病号和计生工作人员。那天上午,母亲手术做得轻快,中午醒来就念叨我,特意请人把我叫过去要个病号餐,让我免费打个牙祭。我觉得是蹭公家的饭不好意思,红着脸进的礼堂,低头瞄了母亲几眼。母亲躺在地铺上,一脸慈爱,有气无力地说:“崽呃,我还吃不得饭,你端去吃啰,油水比屋里足,慢慢恰哦,莫噎哒!”

我端着一钵中号钵子饭,一钵小号钵子红烧肉和小菜,走出礼堂,蹲到学校操场边狼吞虎咽。一会儿,饭钵子菜钵子

见底,棕黑的釉面油光发亮。沅好钵子,拿着筷子,送回食堂。案板边的木桶子里,大半桶盐菜肉沫汤溢着肉香、葱香。我舀了两钵慢慢品味,觉得浑身舒畅。喝完汤,用衣袖揩拭满嘴的油,打着饱嗝从食堂出来,同学们投来美艳的目光。正好上课铃响了,我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,回味无穷。

读高中,吃的是钵子饭。钵子是铝的,沿口下面鏊上学号,对号从蒸笼取出,到桌席分菜吃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县立高中住校生按三两米一餐缴米,另缴菜油两斤,每学期学费和菜金四十多块,伙食自然极差。早上也吃干饭,菜一成不变,是从酱菜厂的大坛子抓出来的萝卜条,没有用油烹炒。中晚餐除了白菜、南瓜,还是南瓜、白菜,吃得直倒胃口。同学们都会从家里带一瓶咸菜,互相交换着调剂口味。一星期打一次所谓牙祭,每人也就摊上三块油豆腐、两小碗肥肉。男同学饭量大,一般要在自己的钵子里加上一把米或一个红薯,蒸出的饭高出钵沿半寸。有的男生还是吃不饱,家里又没有给零花钱,品行不端的便拿走女生的钵子饭,躲到寝室偷偷吃了,趁夜把钵子扔到操场围墙外。每隔几日,就有女生哭哭啼啼找饭钵,总务主任好意安慰:“你到围墙外草窝里去找找看,说不定捡得到!”十有八九,钵子又捡回来了。

那时大学基本免费,工作包分配,我们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,算是真正吃上了“钵子饭”。只是食堂已不蒸钵子饭,蒸汽冲熟的铝盒方块饭,水汽太重,已没有瓦钵子饭的米香。每次带回假期折算的生活费,想交几块钱给母亲,让家人找到钵子饭做人的滋味。母亲总是推开我的手,说:“徠几呃,分田到户哒,屋里钱不紧张,你留着多买点书啰。”

走向社会,吃过多个单位食堂的钵子饭,饮食都是差强人意。钵子饭从此贴上了伙食差的标签,那当然不是公共食堂钵子饭的回归,应该永远也不会回归。



送伞(小小说)

■唐胜一

走进自来水公司的营业大厅,一股淡淡的香水味扑鼻而来。清一色的女性收费员一字儿排开,那张张带着微笑的脸蛋儿就像绽放的鲜花一样美丽可爱。

“您好!请问办理什么业务?”“交水费。”“好嘞,请报上您的表号。”……

大厅秩序井然,突然被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嘈杂声打破了。大家拿眼看,原来是2号窗口闹事了,一名汉子动手将2号办公桌上的物件扫落了一地。2号收费员站起身来,腆着个大肚子的她依旧面带笑容,一遍一遍地解释:“先生,是你自己所输的密码不对,刷不了卡,请你慢慢回忆,再试吧。”“试个屁!”汉子重拳擂得办公桌“嘣嘣”作响,且嚷着,“老子交费你办不了,老子不交水费吧,你们装的那个什么鬼智能水表,又自动停水让老子没水用。我说你们这些人啊,也不知是干什么吃的?”拢来的人们已经嗅到一股强烈的酒精味儿,再细看那汉子脸红脖子粗有些失态,便轻声议论:“喝多酒了!”“醉成癩子了!”有人拍拍汉子肩头劝说道:“你喝酒醉了,别无理取闹,快给家人打个电话,问清密码号。”可他仍旧不愿离去,坐在大厅的木椅上,喋喋不休地骂。

他骂着闹着,骂够闹足,见没人理睬就躺倒在长条椅上,不多久便呼呼大睡打起鼾来。直到他手机响了四五遍,有人摇摇他:“喂,你手机响了,接电话。”他揉眼一看,接通了电话:“哦——,对不对,我马上就回。”

当他走到营业大厅门口时,却发现变了天:室外下起了豆粒一般粗的大雨。他又回到营业大厅内来急得直跺脚,一个劲地摸脑壳。

“先生,急着回家没伞是吧?喏,拿上我这把伞去吧。”

他转身一看,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,原来是那位孕妇收费员向他递上一把浅蓝色的折叠伞。

“还不要吗?你怎么走啊?”

犹豫之际,他老婆又打来电话催促。他这才“嘿嘿”憨笑两声,接过雨伞轻声说:“放心吧,我会把雨伞送给你送回来的。”一路上,他撑着雨伞前行,呼吸到的空气里似乎夹带着些许清香芬芳。

回到家,他已完全清醒过来,将依稀记得的事儿一古脑地讲给老婆听。老婆听得直责怪:“要你莫喝酒你偏要喝,一喝就要酒疯,闯祸!”

下午五点左右,他与老婆一道挎着个篮子来到营业大厅,径直走向2号窗口对孕妇收费员说:“我一来给你送伞,二来向你赔礼道歉,上午交水费的事儿全是我的错,请你谅解。”

“没事,没事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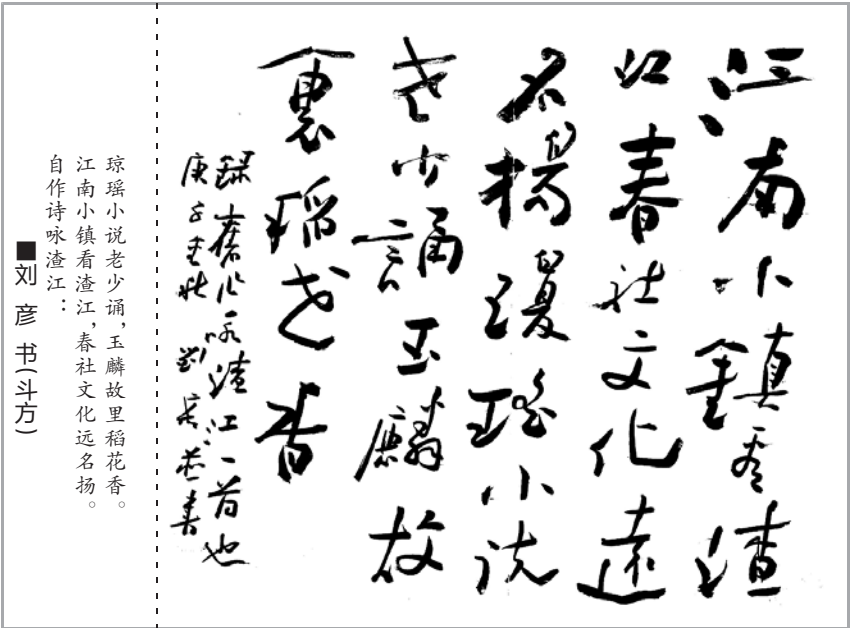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说没事,我可担着心哪。”他老婆一边说着,一边把篮子摆到窗口台上,“小妹子,我男人惹你生气,我怕你动了胎气,就特地带来鲤鱼和红枣、黄豆、冰糖等,麻烦你自己蒸汤吃,好好安胎。”

那个下午,孕妇收费员嗅着鱼腥、豆香、糖甜的味儿,不禁陶醉了起来。

联说孔明

■陈学阳

- 一、倚栏妙算狼烟起；
持扇遥观雪浪平。
- 二、佐君正骨名千古；
传世鸿章励后人。
- 三、屯兵演阵敌千将；
造饼兴乡暖万家。
- 四、谨慎为人，躬耕陇亩修才略；
忠诚辅政，屡战祁山护蜀国。
- 五、释怨服人，纵虏七擒彰士品；
传情寓理，出师二表蕴文华。
- 六、创堡开滩，关民疾苦宏图远；
筹谋奏表，论策精严意旨深。
- 七、神通蜀汉，鞠躬尽瘁酬三顾；
气贯苍穹，爱庶忠君济两朝。
- 八、隆中对策，赤壁鏖兵，文武双全兴蜀室；
相市开滩，临蒸督赋，德才兼备惠黎民。



满江红·中秋

■倪南林

大江北流,极目处,金鸟西折。长空长,青山巍巍,流云堆砌。一行倦鸦啼西风,莫问否中秋佳节。但凭栏,青丝添鬓白,叹未歇。

人世间,这难得。奋拼争,年少烈。命运惟际遇,悠忽难越。多少年华一梦中,三更梦觉尚心怯。愿此生,与孤鸿齐飞,向明月。